

金馬導演張經緯探索社會潛藏問題 紀錄片《少年滋味》還原港青苦樂

一部紀錄片，除了能真實展現某種生活狀態外，如果還能給人思考和啟迪，則是最高境界。由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M21媒體空間出品、秀美製作攝製、張經緯執導的紀錄片《少年滋味》當屬一例。張經緯借影片為時下青少年發聲，通過九個青少年的經歷，令觀眾更理解今日的年輕人，明白他們並非只有叛逆，以及消極的人生觀。張經緯與本報記者一席話，談他的拍攝初衷，談青少年不快樂的原因，談兩代人之間的代溝。

大公報記者 劉毅

二〇〇九年，張經緯曾憑《音樂人生》獲得第四十六屆金馬獎「最佳紀錄片」、「最佳音效」、「最佳剪輯」三獎，時隔多年，張經緯再度以紀錄片講述不快樂的少年，反映他們的困惑，「我不是特別喜歡拍紀錄片，我只是喜歡拍電影而已，之所以重拍不快樂青少年，則是因為，他們的所思所想，與我們的社會息息相關；他們的成長，最受人關注。青少年故事，最是複雜，我選擇以有笑有淚的方式，將這種複雜說明白。」張經緯說。

孩子不快 家長有責

九名香港八〇後、九〇後熱愛音樂的青少年，因合唱《歡樂頌》而進入導演鏡頭。導演跟拍九名青少年生活片段，以及訪問他們的家長、同學，借鏡頭道出青少年的酸甜苦辣。片中的受訪對象，有來自名校的Angel，也有受同輩欺凌的胖女孩凱婷，亦有新來港者華仔，更有酷愛義工工作的Paul等。他們各有理想，各有所長，均不獲長輩理解。

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看完影片後，曾於網誌撰文，驚訝電影中幾乎每個少年的訪問，都帶出「我活得不開心」的信息，只有參與萬人合唱團合演，才是最快樂的一刻，但演唱完畢即又回到不快樂的人生，就連身邊的家長亦是憂愁萬分。張經緯表示：「孩子的不快樂，只因父母太多期望放在他們身上。」

誠然如此，片中十六歲的「優等生」Vicky，想要當一個藝員，但她的父母則希望她能當一名醫生，因此特別關注她的生物學成績。「如今的父母，習慣給孩子太多安排，那是因為，他們從不相信孩子有理性判斷的能力，年輕人未被尊重為個體。」張經緯說。作為一個六〇後導演，



▲時隔多年，張經緯繼《音樂人生》後，再度以紀錄片講述青少年故事 大公報實習記者王嫻嫻攝

他坦言，時代不同，青少年理想早已不是父輩時期的理想，父母將自己的想法強加給他們，本身就是一種不公平。繼而以Paul的故事為例：「他不去找穩定的工作，只喜歡做義工，是否算是一種逃避？但義工對他而言，就是最大的人生意義。」

通過鏡頭 啟發思考

或許會有人說，如今的青少年不值得相信，因為他們的理想過於激進，他們的行事方式擔不起「責任」二字。張經緯認為：「青少年激進，是因為他們缺乏對祖國的『認同感』，這需要我等中年人告知他們。」談到責任心，張經緯說：「當成

年人都沒有辦法保證有責任心做事時，青少年又如何擔起他們身上的責任，父母是孩子的榜樣。」他談到家長對於孩子的認同時道，如今的青少年，在家長和老師身上無法獲得肯定，他們就會求助互聯網，習慣於在網絡世界獲得認同，從而相信互聯網上講述的一切。

時下有一句說話：「千金難買少年窮」甚為流行，即不要讓子女過得太好，要讓他們受苦，從而更加珍惜生活。這句話，在張經緯眼中，最是沒有道理：「讓青少年受苦，無助於解決任何問題。父母將自己的經歷硬套給孩子身上，他們認為孩子的叛逆，在於他們沒有經歷過苦難，從而不惜花錢『買』貧窮。殊不知，他們的叛逆，甚至是他們的不快樂，並非因為物質的匱乏，是他們承擔得太多。」

如何挑選這九個學生？張經緯直言，挑選過程完全憑直覺：「我會挑選最具有故事性的人。」片中多由主角說出自己的喜怒哀樂，藉以反映社會潛藏問題，最符合他的拍攝初衷：「紀錄片會產生一種導演與影片間的距離感，正因為這種距離，才能更說明問題。」他續稱：「《少年滋味》並非一部勵志片，不會令人太入戲，只希望觀眾反思那些不願意長大孩子們真正的內心訴求。」

張經緯認為，電影人沒有能力改變世界，但卻可以通過鏡頭，帶給觀眾啟發，這就足夠了。《少年滋味》拍出了青少年渴望被了解的心靈，他們的故事需要訴說，而張經緯就是那個最好的傾聽者。

《少年滋味》將於六月二日在全港十八家影院上映。



▲十六歲的「優等生」Vicky身負父母期望，她對前路感到困惑 主辦方供圖



▲名校學生Angel，熱愛音樂的她，處於現實與夢想的兩難抉擇當中 主辦方供圖



▲十歲女生芷蓉，從早到晚練琴，做功課，但其實很想出去玩 主辦方供圖

華仔：「比較」易生不快樂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劉毅報道：香港本來就是「移民城市」，一代又一代的新來港人士在此地落戶生根，胼手胝足地共同建設香港。縱使會受到歧視，但他們有自己的喜樂。來自青海的十六歲新來港人士華仔參演《少年滋味》，他希望面對鏡頭講出自己的故事，讓觀眾可以更加直觀了解新來港者的故事。

為了還原華仔生活軌跡，《少年滋味》攝製組跟著華仔去了他的家鄉青海西寧，時值春節，拍攝了華仔與家人圍坐一起吃年夜飯，席間長輩們的言語透露着對華仔的驕傲，以及同輩人對華仔的羨慕，都只是因為他去了香港。華仔表示：「青海雖比不上香港發達，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似香港這般冷漠。」完成拍攝後，他開始重新審視青海與香港的人與事，繼而得

出結論：「國人太習慣活在『比較』裏了，一切的不快樂都是『比較』造成的。」

華仔六歲來到香港，因為語言的障礙，一度感到茫然。談及是否受到歧視，華仔說：「多數時候，我都在校園，並未感受到同學對我的歧視，而母親因教育水平低，又是新來港人士，則屢遭歧視。今時今日的香港，對於新來港人士的歧視雖有減弱，卻仍然存在。」即使如此，他並未將怨氣置於歧視新來港人士的港人，反而很感謝香港，因為在這裏可以開拓視野。

完成影片拍攝後，華仔認為青少年的不快樂更多來自「望子成龍」的親子關係：「如今的社會，青少年實現夢想的過程越來越曲折，而父母給予的壓力也越來越大。面對『望子成龍』的父母，孩子們不再為自己而活，而是活在父母的期望之中



▲新來港的華仔從未喜歡過香港，但感謝香港令其開拓視野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

。即使衣食無憂，卻沒有清晰的人生目標。出演《少年滋味》促使我思考，我將成為怎樣的人？」

Paul：换位思考釋分歧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劉毅報道：張經緯執導紀錄片《少年滋味》其中一位參演者黃耀基（Paul）於片中分享自己的義工經歷。生活中的他，將三分之一的時間都投放在於做義工，自得其樂，母親卻希望他能返回「正軌」。

二十四歲的Paul，是《少年滋味》九名受訪青少年中年齡最大的一位。八年前，他開始做義工，將三分之一時間都投入進去，可母親卻竭力反對。今次，Paul希望通過影片中自己做義工的故事，呼籲觀眾反思兩代人之間存在的代溝。

「我熱愛做義工，因為這是一件讓我覺得有成就感、愉快和滿足的工作。」Paul接受本報記者採訪如是說。而母親卻認為，做義工是中學生的專利。雖然，

Paul嘗試將其說服，最終只換來一次次爭吵，令到「兩敗俱傷」。紀錄片中，有還原Paul的日常義工工作場景，以及母親面對鏡頭，抱怨Paul唔溫長工，沉迷於做義工，而Paul則沉默一旁，兩代人分歧表露無遺。

母親極力反對Paul做義工，使他不快樂：「我只是做義工，又不是做殺人放火的勾當，不明白媽媽為何如此反對，她的不理解，讓我感到痛苦。」話雖如此，影片中有一段是自己與母親的對話，激發了Paul的同理心，他開始换位思考，嘗試理解母親的良苦用心。

如何解決兩代人之間的分歧，Paul認為，關鍵在於换位思考：「母親將她認為正確的事情，強加在兒女身上時，可以



▲Paul認為，换位思考有助解決兩代人間的分歧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

考慮下，這是否是孩子真正的需要；孩子不理解媽媽的意見時，也可換個立場，想想她為何這麼說。」

少年多識愁滋味

【大公報訊】實習記者王嫻嫻報道：參演《少年滋味》的九名青少年，或熱愛音樂，或鍾情寫作，來自不同的家庭背景，有着各自的煩惱與顧慮。

誰說少年不知愁滋味？片中的他們，面對鏡頭，不敢講出他們的志願，或只有一個異常模糊的人生規劃，如十六歲的Brian說自己至今還沒有找到活着的意義，甚至自問：「是否有了信仰，就有了活着的意義？」他的哥哥非常坦然講出自己的生人夢想，但這一夢想卻是一個生活瞬間，而非清晰的人生目標：「我的理想是有一間屋，有一台電視機，這樣我就可以抱着妻子，坐在電視機前看電影了。」

張經緯認為，青少年之所以不敢清楚表達自己的志願，是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被父母安排好的生活：從小讀哪所學校是

父母決定的，大學讀什麼專業是父母決定的，畢業後從事什麼工作是父母決定的。青少年沒有自由選擇的權利。久而久之他們也就失去了活出自我意願的勇氣。張經緯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想，只是不敢說出來而已。很多青少年都不敢走到父母為自己設定的「軌道」之外，一旦超出，就會感到迷惘。

為此，張經緯特意選擇一些場景，表達青少年理想與父母期待之間的矛盾。如Vicky的父母都是教師，他們卻說自己的女兒可以從事任何職業，但是不要教書；Angel想每天都同朋友一起唱歌，環遊世界，如此，即死而無憾，父母卻仍希望她能專心學業；十歲的Nicole立志當一名藝員，父母以做藝員是一項高風險職業為由，拒絕她的這一想法。



▲熱愛哲學的Brian（右）與哥哥都沒有清晰的人生目標 主辦方供圖